

马一浮研究书系

六艺论

马一浮六艺学研究

徐儒宗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徐儒宗 著

六藝論

徐儒宗
自署



马一浮六艺学研究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艺论:马一浮六艺学研究 / 徐儒宗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7-308-19601-7

I. ①六… II. ①徐… III. ①马一浮(1883—1967)
—经学—思想评论 IV. ①Z126.2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17914 号

六艺论——马一浮六艺学研究

徐儒宗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吴庆
责任校对 赵珏 朱卓娜
封面设计 周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34 千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601-7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徐儒宗，男，1946年生，浙江浦江人。

自幼爱本家学，农馥从父攻读经史、诸子和诗文，兼习书画。1980年以农民自学的身份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统一考试录取为先秦文学研究实习员。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周易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诗经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儒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中庸论》《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婺学通论》《江右王学通论》《浙学通史》《吕祖谦传》《大学中庸全注全译》《大中之道——大学中庸浅析》《徐儒宗论文集》《徐儒宗诗文集》《徐儒宗楷书》（三种），与人合著《古代情诗类析》，整理校点《越绝书》《罗洪先全集》和儒藏精华编《宋文宪公全集》《罗念庵先生文集》，参与校点《吕祖谦全集》《宋濂全集》《吕留良诗文集》《马一浮全集》《马一浮书法集》等。

自序

尝考天下文明，肇自伏羲仰观俯察以究天人之际，天道自强不息以求发展，地道厚德载物以保和平，人道仁义中和以济大同，则三才生生不已之道于是而立焉。

三皇既逝，五帝相承。原夫中华民族屹立于东方，实由炎黄二帝奠基于远古。而唐虞三代之文，经孔子系统整理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而创建儒学，立中华之正统，集吾道之大成。是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之指导思想，深入人心，中华于以号称诗书礼义之邦。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夫道者，天地万物生生不已之自然规律也；德者，道之有得于心也；仁者，德之施及万物者也；艺者，挹万物之美以怡情养性而提升人生境界者也。道也，德也，仁也，艺也，四者于“六艺”之中一以贯之，此之谓圣人之教，亦即所谓国学也。

然而圣道兴衰，因时隆替。当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于是杨墨之言盈天下，幸有孟子奋起而距杨墨，辟邪说，正道复明而臻于醇乎其醇之境，圣道之将衰而复兴也；继而法家持性恶之说，行专断之制，酿成焚书坑儒之祸，复有董子援法入儒以适应大一统之局，借以浪得“独尊”之名，圣道之再衰而再兴也；继而佛说灭伦，玄言乱政，二氏作而正道微，乃有宋儒出入二氏而归本六经，挹彼精微，弘兹正道，使不传之学复明于世，圣道之又衰而又兴也；爰及西学东渐，传统废弃，“文革”批儒，斯文尽丧，圣道之衰微至极而有待于更兴矣。

当此圣道剥否之际，有先生马氏一浮者，博通中西之学，深究百家之微，独倡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论，首建中华引领人类文明之议，其立论之高，陈义之大，盖有先儒所未及者。其统摄百家而归宗于仁，有董子尊儒之实而无其援法

人儒之弊；其综贯中西而博取众长，得宋儒应物之通而免其阳斥阴取之局。圣道之大明，盖将有望于先生矣。所惜者，先生欲作《六艺论》而未果，以致自成体系之圣学未明于世，此则国学之不幸也夫！

予稟浅陋之资，而重先生之学。认真精读其著作，忠实遵循其思路，不自量力而作大胆设想，历时三载而竟勉成此卷。一则借以追补先生未竟之遗愿；二则借此可将己之心得就正于高明。然而，正因先生未作系统详论，故而予之所述未必全合先生之旨。不过鄙意窃谓，先生既已提出“六艺之教可以该摄一切学术”，则予之所述必不至于超出先生所论之范围；再则，自信所言未违六艺之教，则离先生之旨亦不至于太远。至于所言能否成理，则有待方家不吝指正耳。

当此崇文盛世，中华传统文化已备受重视，则实现先生所谓六艺之教必将引领人类文明之遗愿自应指日可待。予深信，六艺之道大行之日，亦即中华文化振兴之时。则虽予之浅陋，或能侧先生之遗绪而被其余荣焉。

先生曰：“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观此足见先生之文化自信。我中华民族之仁人志士，可不以此自任乎！

岁次丁酉仲冬之月(西历2017年12月)浦江徐儒宗识于杭州府苑寓舍

内容简介

现代大儒马一浮先生在学术上提出了“国学乃六艺之学”的主张，从而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六艺论”思想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为“一切学术统摄于六艺”，其二为“六艺统摄于一心”，其三为“六艺之教即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三层意思互相贯通，藉以说明六艺之道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得出“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的结论。他在学术上以六艺之教为指导，容纳古今中外一切学术精华以弘扬儒学；又以六艺之道为标准评判百家之学的得失，随时对违离六艺之道的内容加以批评；而且也运用百家之学尤其是佛学中符合六艺之道的内容来论证儒学。纵观其一系列论证，可谓是现代儒者对于中华文化必将引领世界文化的高度自信之充分体现。然而先生欲撰《六艺论》而未果，其观点仅散见于大量诗文、杂著和语录之中，故著者以先生的六艺之学为指导，在熟读和深入研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严格遵循先生的思路而写成本书，以期对先生的六艺之学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国学乃六艺之学	1
第一节 现代的通儒和醇儒	1
第二节 楷定国学名义	6
第三节 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10
第四节 六艺统摄于一心	16
第五节 六艺乃人类文化之最终归宿	22
第二章 六艺分论	34
第一节 《诗经》大义	34
第二节 《尚书》大义	39
第三节 《礼乐》大义	44
第四节 《周易》大义	49
第五节 《春秋》大义	57
第六节 “四书”、《孝经》大义	62
第三章 格物明道之学	75
第一节 天人之道，归本仁心	75
第二节 服膺中庸，同臻至德	88
第三节 天赋五常之德	102

第四节	人明五伦之道	111
第五节	开物成务,为天下利	120
第六节	人文物理,共建文明	128
第四章	修身养德之学	133
第一节	率性以修德	133
第二节	主敬以涵养	140
第三节	博学以致知	145
第四节	慎言而笃行	154
第五节	人品的风格与境界	163
第五章	齐家睦族之学	178
第一节	君子之道,造端夫妇	178
第二节	父母爱子,教以义方	191
第三节	养体养志,臻乎达孝	198
第四节	兄友弟恭,其乐怡怡	215
第五节	乐序天伦,敦宗睦族	220
第六章	处世立业之学	229
第一节	忠恕之道,推己及人	229
第二节	尊贤容众,和而不同	235
第三节	尊师重道,进德修业	241
第四节	取友必端,以友辅仁	247
第五节	开物成务,崇德广业	257
第七章	从政治国之学	266
第一节	以人为本,因民之利	266
第二节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	273
第三节	为政以德,平章百姓	284
第四节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298
第五节	亲邻柔远,协和万邦	304

第八章 文史游艺之学	310
第一节 情欲信,辞欲巧	310
第二节 诗言志,律和声	313
第三节 文以载道,道因文显	327
第四节 史以辅经,变通古今	333
第五节 依仁游艺,养性怡情	339
第九章 诸子得失之辨	347
第一节 诸子皆出于六艺	347
第二节 荀子得失辨	350
第三节 墨家得失辨	352
第四节 道家得失辨	357
第五节 法家得失辨	366
第六节 知得失以取精华	372
第十章 总论——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	380
第一节 六艺的历史使命	380
第二节 现代的失中现象	385
第三节 修养和谐的人生	391
第四节 共创有序的社会	395
第五节 天地万物为一体	402
参考文献	411
后 记	413

第一章 导 论

——国学乃六艺之学

现代大儒马一浮先生竭其毕生精力研究国学，在学术上提出了“国学乃六艺之学”的主张，从而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六艺论”思想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为“一切学术统摄于六艺”，其二为“六艺统摄于一心”，其三为“六艺之教即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三层意思互相贯通，借以说明六艺之道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得出“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的结论。纵观先生对于“国学乃六艺之学”的一系列论证，可谓是现代儒者对于中华文化必将引领世界文化的高度自信之充分体现。然而，先生之“六艺论”在理论上能否成立和实践上是否可行？兹不揣固陋试予论证，以就正于高明。

第一节 现代的通儒和醇儒

马一浮先生在现代新儒家中最有“通儒”和“醇儒”之称。所谓“通儒”，当是指博通群经，深明儒理，洞明世事，练达人情，兼通诸子百家，旁及文史游艺，并能使之融会贯通的杰出学者；所谓“醇儒”，当是在具备“通儒”品质的基础上，更能纯然以弘扬儒学为宗旨，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能毕生躬行践履而自得于心的大儒。而先生，正是完全具备这种品格的人。

马一浮先生(1883—1967)，幼名福田，字耕余，后改名浮，字一浮，遂以字行，号湛翁，别署蠲叟、蠲戏老人等，原籍浙江会稽长塘乡(今属上虞市)，因祖父在四川为官而出生于成都。先生自幼饱读诗书，光绪廿四年(1898)十六岁

时,应会稽县试,名列第一。次年,赴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其间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同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西方名人名著。廿九年(1903),任清政府驻美使馆中文文牒(秘书)赴美,得以阅读大量西方著作并翻译了多种名著。次年,回国途经日本,自费留日学习日文、德文。三十二年(1906),回到杭州寄居延定巷姐夫家,刻苦读书,又曾一度寄住广化寺通读《四库全书》,手抄大量文史古籍。民国元年(1912),受教育总长蔡元培聘为秘书长,以世谊勉应,旋即以“六经不可废”而辞归。民国六年(1917),蔡元培聘先生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仍以反对“废经”而辞。先生长期独居陋巷,深究儒经,旁及道佛,尤留意义学,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民国廿七年(1938),因避日寇于江西泰和,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讲六艺之学于内迁途中。同年随浙大迁至广西宜山,继续讲六艺之学。次年夏,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主讲儒学,兼刻儒书。抗战胜利后,复归杭州隐居林下,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1953年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毕生手稿及收藏之书画,在“文革”中被焚,抢救下的一部分现存浙江省图书馆。1967年,先生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先生兼通中、英、法、德、日多国文字,博通儒学,兼通佛、道和诸子百家之学以及西学。现存所著《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和多种“杂著”等学术著作,以及《蠲戏斋诗集》《文集》《日记》等文学、纪事著作和大量书法作品。今已全面整理出版《马一浮全集》十册,《马一浮书法集》三册。学术界一般把先生与熊十力、梁漱溟并称为“现代三大儒”,而先生又是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据此,称先生为“通儒”当毫无疑义;然而称之为“醇儒”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有必要略陈管见。

其实,古今中外任何学说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只不过同异的比例有多有少而已。一般而言,各种学说之间都相同的部分,也是为人们所公认并能接受的最具有普世价值的部分;而各派学说之间互不相同的部分,就必须加以探索研究以辨别其利害得失才能判断其取舍。如果从儒家立场出发,凡是正统的儒者历来都把其他学说视之为“异端”,而把“异端”中不同于儒学的内容视为违背正道而加以批评。出于各种不同背景,儒者对于“异端”的态度大致上可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战国时代,杨墨之说盈天下,孟子以“好辩”著称而“距杨墨,辟邪说”;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范缜作《神灭论》以“辟佛”;唐朝佛道势盛,韩文公作《原道》《谏迎佛骨表》等文以“辟佛道”。他们都是以攻异端之“失”的方式来维护儒

家的正统地位,可称之为“醇儒”。

其二,汉代大儒董子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趋势,满足统治者专制独裁的需要,淡化了先儒原有的“民贵君轻”之类的民主性精华,而吸取了法家极端专制的“三纲”说和阴阳家神秘主义的“五德终始”说等,将之进行杂糅合流,作为儒家内容加以奉行,从而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成功。虽然从学术上说,董子背离了先儒的诸多原则,似乎不能称之为“醇儒”,但从他为儒家取得正统地位的贡献而言,后儒仍然奉之为“群儒之首”的“醇儒”。不过平心而论,若从适应时代发展这点上说,董子所为仍然符合儒门的“时中”法则。

其三,在宋明理学家中,无论程朱或陆王,都是出入佛道而归本于六经的大儒。他们在不违背儒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吸取佛、道学说中符合儒学原则的有益成分来充实儒家学说,使之更为精密而系统;同时,他们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排斥佛道为“异端”,并将不同于儒学的内容进行批判。尽管有时两派互讥对方为“近禅”或“近玄”,可是他们在弘扬儒学方面确实都做了许多建设性工作,从而削弱了佛道两教的竞争力而奠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因此,他们都是值得尊崇和效法的“醇儒”。

其四,可以现代大儒马一浮先生为代表,既弘扬儒学,又兼通佛道和西学。于是,其学术宗旨的归属便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刘梦溪先生认为他是“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儒佛会通”的学者;而吴光先生则赞同马先生是“会通儒佛,以儒融佛,以佛证儒,归本六艺”的现代新儒家。根据马先生的为学宗旨和思想体系的实际情况,本人基本上赞同吴先生的观点。若依刘先生“儒佛并重”的说法,马先生当然不可谓之“醇儒”;但若依吴先生“以儒融佛,以佛证儒,归本六艺”的说法,则马先生实可谓是较之历代先儒档次更高的“醇儒”。

首先,在宗旨上,先生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把古今中外的一切学术都纳入以“六艺”为载体的儒学框架之内。这就不仅仅是“以儒融佛”所能范围,而是达到以儒学来融贯包括佛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的宏大气象了。董子所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把儒术“独尊”了,但只是把“百家”排斥在“儒术”之外,未能将之纳入“儒术”之中;而先生则把古今中外的“百家之学”都揽为儒学所涵盖的一部分。即此可见,先生的“尊儒”程度较之董子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虽然先生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观点,但决非不分真伪、善恶、美丑的兼容并包,而是提出“得失论”作为取舍的标准。他首先把儒学定为

包含一切真、善、美的统一体，然后把其他学说中符合儒学的真、善、美部分称为“得”而加以融合，把违背儒学的伪、恶、丑部分视为“失”而加以摒弃，正如其《答潘法曹》诗所谓“百家往不返，六艺炳常存”^①。因而他并非从信仰层面认同佛道，而是在尊儒的前提下着力于学理层面的探索，以挖掘佛道学说中与儒家心性义理契合一致的地方而加以提炼；而对于佛道与儒学相悖的内容，则进行合理的批判。这使得儒学仍能保持其高度的纯洁性。

复次，在方法上，先生始终认为圣道广大，百家之学实有助于儒家义理之开发。因而他并不囿于“以佛证儒”，而是运用包括佛学在内的一切学术中有益于解释和论证儒学的内容来“证儒”。在这一“证儒”过程中，始终把儒学作为解释和论证的主体，而把百家之学当作解释和论证儒学的手段和工具。

最后，在目标上，先生把六艺之学与人类现代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他认为“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六艺之教即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儒家所强调的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时中”法则，把六艺之学推向了最进步的、最具有现代文明的最高境界。

由此可知，先生的为学宗旨和思想体系是以“尊儒”为前提，既继承了孟子、范缜、韩文公勇于排斥“异端”的优良传统，又将宋儒暗地吸取他家营养的方式提升为公开吸取，而且也避免了董子糅合法家、阴阳家的糟粕之弊。在此基础上，运用儒家所强调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时中”法则，把儒学建设成为与人类正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完美无缺的学说。因此，先生较之历代先儒，实可谓是更高档次上的“醇儒”了。

先生的“醇儒”本色，首先在于他早年即立有要成为“儒宗”和“文宗”的大志。他在给母舅何稚逸先生的信中说：“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言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他对母舅并不讳言自己立有两大志愿：其一是著明秦汉以来学术流派而成为“儒宗”，其二是论述远古以来文艺盛衰而成为“文宗”。并矢志以“皓首为期”，目的在于“振斯道于陵夷，继危言于将绝”，显然是以“为往圣继绝学”之使命自任。

^① 马一浮著，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本书凡引马一浮语均据此版本。

关于“儒宗”的事业，先生说：“李二曲欲作《儒鉴》未就，不详所述；万季野撰《儒林宗派》，但举名号。黄梨洲纂宋元明《学案》，全谢山修补二代，断自宋人，偏崇门户，滥收著籍，甥尝病之。念两汉迄唐，通儒大师千载相嬗，阙而未录，岂非学者之憾？因欲纂汉以来迄于近代诸儒学术，考其师承，别其流派，以补黄、全之阙。幸而成书，亦儒林之要典也。”先生对李、万、黄、全等所撰关于儒门发展源流的著作都不满意，故要编纂一部上自秦汉下至近代诸儒的学术著作，“考其师承，别其流派”，全面而系统地自成一家之言。

关于“文宗”的事业，先生说：“文章之道，历世递变，至于今日而敝极矣。斯直治道升降之所系，非细故也。甥尝历览前文，旁征异国，而知文字之运与时消息。因为七序、八史、五表、六论，发挥指趣，著其得失，以待后之君子择焉。别写《第目》一通附览，伏乞是正。”^①据此可见，先生对于古今文章的师承流派及其指趣得失，曾经“历览前文，旁征异国”而撰有系统的著作，惜毁于“文革”之劫，实为传统文化之一大损失。

在现代学者中，先生已享有“一代儒宗”之誉；其实，先生在诗词、楹联、书法等方面，皆属于现代第一流，故称之为“一代文宗”，亦非过誉。所以，先生自幼即有志于成为“儒宗”和“文宗”，并非虚言，而是经过毕生的努力而业已得到了实现。

先生的“醇儒”本色，还在于他有志于博取西方学术之精华以辅翼儒学。他在寄母舅何稚逸先生的信中说：“甥往岁留北美，稍习德意志文字，慕其学术之盛。尝欲西游柏林，因历欧土诸邦，揽其异书，归遗国人。……见当世为西学者，猎其粗粕，矜尺寸之艺，大抵工师之事、商贩所习，而谓之学。稍贤者，记律令数条，遂自拟萧何；诵章句不敌孺子，已抗颜讲道，哆口议时政。心异其矜衒，而盈国方驰骛以干要路、营世利，甥实未知其可。”先生认为，现在治西学的人，所吸取的仅仅是西学中热衷于功利的粗粕，而对于西学中的精华却弃而不取。因而他又说：“甥所收彼土论著百余家，略识其流别。大概推本人生之旨，陈上治之要。玄思幽邈，出入道家；其平实者，亦与儒家为近。文章高者拟于周末诸子，下不失《吕览》《淮南》之列。凡此皆国人所弃不道，甥独好之，以为符于圣人之术。……欲综合诸家国别代次，导源竟委，为《西方学林》，辅吾儒宗，以俟来者。”^②据此可知，先生曾有志于博取西方学术中“符于圣人之术”的精华以成《西

① 上引均见《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293页。

② 《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294页。

方学林》之书，借以“辅吾儒宗，以俟来者”，亦即吸取西学之精华融入儒学之中，目的在于辅翼和发展儒学。

由此可见，先生无论对于传统儒学和文学的源流进行系统性论述，抑或吸取西学的精华使之融入儒学，其目标都在于开拓和发展儒学，都明显地体现了他的“醇儒”本色。

先生的“醇儒”本色，最主要的乃体现在他的“六艺论”中。精研六艺之学，乃是先生毕生致力的目标。先生还自称“向来欲撰《六艺论》，未成而遭乱，所缀辑先儒旧说、群经大义，俱已散失无存”，因而现在“只能举其要略”了。^①又云：“将来作《六艺论》，辞当简约，不必引书，全自胸襟流出，已足取材。”^②又其学生王培德等记录道：“先生尝欲作《六艺论》，自云：‘须将有关之书重翻一遍，此时殊有所不暇耳。《六艺论》有两种作法：一为长编，须引征广博；一为短篇，则但作扼要之论可矣。’”^③可见撰写《六艺论》乃先生毕生之宏愿，可惜先生一生坎坷，未遇其时，最终仍未能如愿撰成。

看来，先生毕生未能写成系统的《六艺论》，乃是他的终生遗憾，也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所幸的是，在先生现存的著作中，仍保存有不少关于“六艺之学”的精辟论述，使得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

第二节 楷定国学名义

关于“国学”的立名，先生原是有所置疑的。他认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现在要讲国学，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第二须先读基本书籍，第三须讲求简要方法。”

先生认为，“国学”既然是指吾国固有之学术，那么若要研究吾国固有之学术，首先必须楷定“国学”的名义。

① 《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9页。

② 《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575页。

③ 《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576页。

关于“学”，先生认为：“大凡一切学术，皆由思考而起，故曰学原于思。思考所得，必用名言，始能论表。……故学必读书穷理。书是名言，即是能论；理是所论，亦曰‘格物致知’。物是一切事物之理，知即思考之功。《易·系辞传》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换言之，即是于一切事物表里洞然，更无睽隔，说与他人，亦使各各互相晓了，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如是方名为学。”^①这就是说，对于一切事物之理加以思考探索，自己既已洞然于心，然后说与他人，亦能充分理解，这才是“学”的本义。

所谓“楷定”，先生认为本来“是义学家释经用字，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楷定。楷即法式之意，犹今哲学家所言范畴，亦可说为领域。故楷定即是自己定出一个范围，使所言之义不致凌杂无序或枝蔓离宗”。然而何以不言“确定”而言“楷定”？先生认为：“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立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以必信也。如吾今言国学是六艺之学，可以该摄其余诸学，他人认为未当，不妨各自为说，与吾所楷定者无碍也。”这说明先生提出“国学是六艺之学”的观点，本是个人一己之见，毫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他又认为：“楷定异于假定。假定者，疑而未定之词，自己尚信不及，姑作是见解云尔；楷定则是实见得如此，在自己所立范畴内更无疑于义也。”^②可见他对“国学”所做的“楷定”，自己是洞然于心而深信不疑的，因而就端然以此来教导学生。

于是，先生楷定国学名义云：“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关于“六艺”，乃是古代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对此，其实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指古代施教的六种艺能。其二如《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是指古代教人的六种书籍，即所谓“六经”。《史记·伯夷列传》所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此“六艺”亦系指“六经”而言。故《汉书·艺文志》又将“六经”编为“六艺略”，而成为正宗的儒家经典。

那么先生所说的“六艺之学”是指哪种“六艺”呢？先生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及门之徒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旧以礼、乐、射、御、书、数当

① 上引均见《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7页。

② 《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8页。